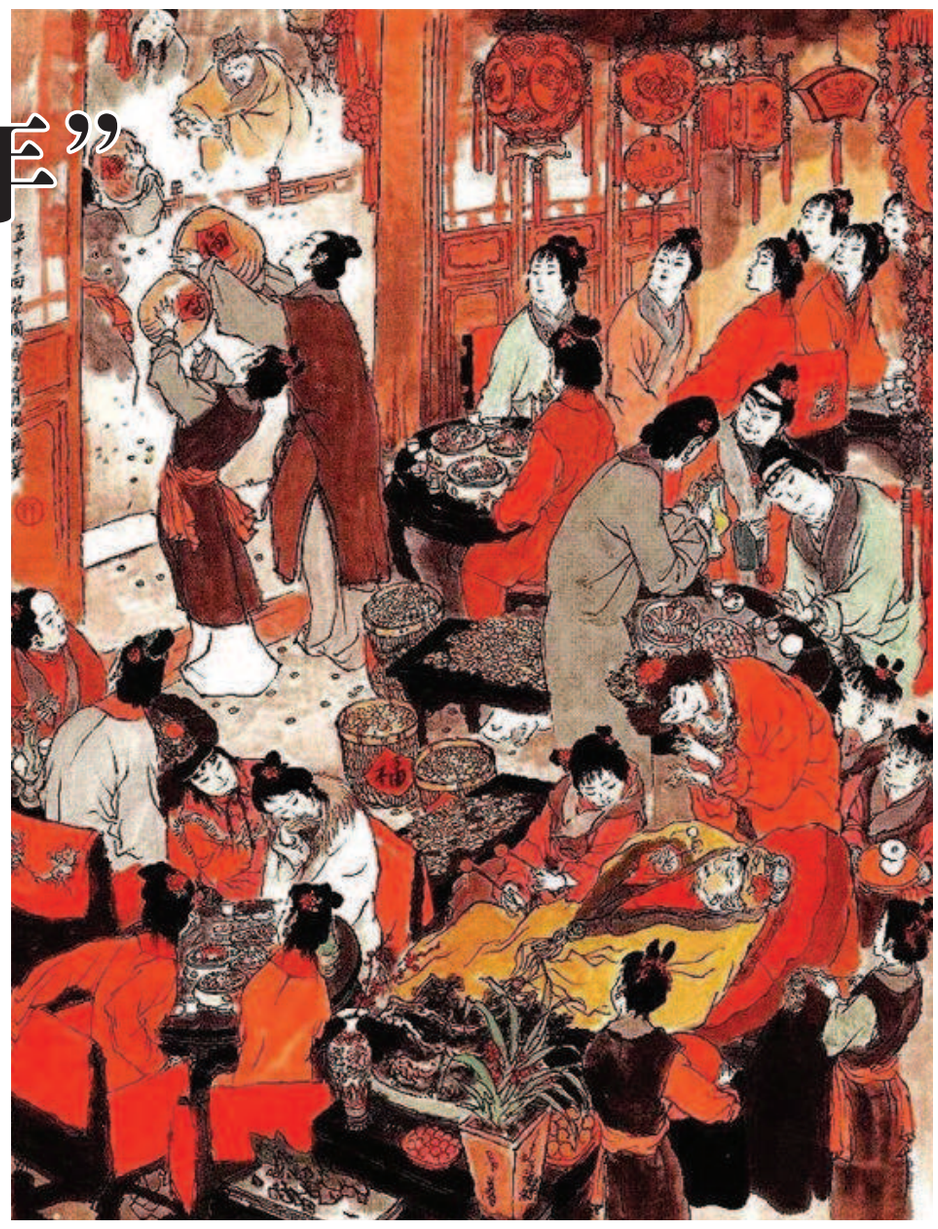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楼梦》中这漫长的“过年”真叫一个会过年

安小羽



◀戴敦邦绘《红楼梦》中过年的场景

▶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剧照

古人过年，从腊月过到正月。期间，有“大如年”的冬至，有“腊者猎也”的腊八节，有“五祀之一”的祀灶日，始“过小年”，这上下兴兴头头地要到正月十五闹完元宵才算差不多。

而《红楼梦》里的荣宁二府，元宵前自己府内热闹够了，元宵后还有亲戚和有头有面的大管家们再递上日期单子请吃年酒，“十七日一早，又过宁府行礼，伺候掩了宗祠，收过影像，方回来。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。十八日便是赖大家，十九日便是宁府赖升家，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，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，二十二日便是吴新登家。”

富贵人家呀过一趟年，直过到了次年“龙抬头”。

冬至一至年味始

除夕前，一切东西都得先预备下了。

宋人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讲，“冬至……贺冬车马，皆华整鲜好……三日之内，店肆皆罢市，垂帘饮博，谓之做节。”这不古今同理，若早早不备下一两个月的食物，年就不好过了，因外头店家也过年，无人营业。

“当下已是腊月，离年日近，王夫人与凤姐治办年事”。《清嘉录》记录，人重冬至，“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”。“真”即画像，人生前谓“喜容”，人去世便称“遗真”。故宁府贾珍那边，“开了宗祠，着人打扫，收拾供器，请神主，又打扫上房，以备悬供遗真影像”，与正月十七日，“掩了宗祠，收过影像”互为映照，有始有终，曹公一笔不乱。

冬至吃水饺还是馄饨，成为时下南北“吃货”的分歧。其实，“饼谓之饨”，宋时流行给祖先供奉馄饨，清朝用冬至团敬上。虽说“冬至馄饨夏至面”，但各时各地风俗不同，如浙江杭州人家在冬至前一日买鱼，“惟鱼之头尾，必留下勿食”，谓“吃剩有余”，同我们现在常用的祝福语——“年年有鱼(余)”很近似了。

这一岁之终的“腊月”，原指“田猎取兽祭先祖也”。初初日期无定，后来在初八日，又名腊八，是与佛教文化渐相融合的产物。

看那黑山村庄家人乌进孝，孝敬来大鹿、獐子、狍子、暹猪、汤猪、龙猪、野猪、青羊、家汤羊等等，色色俱全，野味十足。尤其锦心绣口的史湘云小姐爱吃鹿肉，“鹿”通“禄”，“加官进禄”“福禄寿”，讨一把好口彩。

披着猞猁狲大裘，坐在大狼皮褥子上的贾珍吩咐各物中留出供祖的来，可见腊月“取兽祭祖”的风俗不改当年，荣府自也回送了许多。

《清嘉录》记，岁终有送年或谢年之举，用食物祭祖，用鞭炮祭神，“送神之时，多放爆竹，有单响、双响、一本万利等名。或有买编成百千小爆，连声不绝，名‘报旺鞭’。”

皇妃元春的灯谜“能使妖魔胆尽摧，身如束帛气如雷”，谜底就是爆竹，格外应景；王熙凤斑衣戏彩外，讲个“聋子放炮”的笑话，属她情商高。新年里，“安下屏架，将烟火设吊齐备。这烟火皆系各处进贡之物，虽不甚大，却极精巧，各色故事俱全，夹着各色花炮。”

贾母搂着黛玉，薛姨妈抱着湘云，“又有许多的满天星、九龙入云、一声雷、飞天十响之类的零碎小爆竹”，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，象征声声喜，节节高，朝朝旺。

依旧历习俗，腊月二十三祭灶，二十四扫房，红楼家下人们“抬围屏，擦抹几案金银供器”。《风土记》记载：“腊月二十四日夜，祀灶，谓灶神翌日上天，白一岁事，故先一日祀之。”一般而言，“男不祭月，女不祭灶”。传至近日，祭法更多。

传说为了来年灶吉，不准灶神去向天帝胡说八道，于是以胶牙饧祀之，就是想把他的嘴堵上，俗称糖元宝；还有豆沙填馅的谢灶团，用马料豆撒在屋顶上，甚至有喝豆腐汤的。《南京风采记》云，诸神见是家惟有豆腐在釜，家必贫，冀神怜悯，次年佑之使富。

想诸神要管人间这多事，倒也怪忙的。总之此日后，预备过年了。

红楼迎春也上新

腊月二十九日，贾家各色齐备，“宁国府从大门、仪门、大厅、暖阁、内厅、内三门、内仪门并内塞门，直到正堂，一路正门大开，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，点的两条金龙一般。……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联对、挂牌，新油了桃符，焕然一新。”

门神、联对、挂牌、桃符，模样不一，皆属春联一种。讨吉的写一财二喜，信教的贴阿弥陀佛。春联即桃符，始于五代，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近岁节，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，及财门钝驴，回头鹿马，天行帖子。”

为什么是“桃”呢？《山海经》上说，东海中有度朔山，有棵大桃树，蟠屈三千里，其卑枝门曰东北鬼门，万鬼出入。皇帝法而象之，画虎于门食鬼。桃梗，梗者更也，岁终更始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也说，悬苇索于户上，插桃符其旁。

桃梗苇索，使百鬼畏桃(逃)，镇恶驱邪。至于老虎怎么就能吃鬼，权当一乐吧。

除了这些，府内的美味食材也十足更新了一波。

“大鹿三十只，獐子五十只，狍子五十只，暹猪二十个，汤猪二十个，龙猪二十个，野猪二十个，家腊猪二十个，野羊二十个，青羊二十个，家汤羊二十个，家风羊二十个，鲟鳇鱼二个，各色杂鱼二百斤，活鸡、鸭、鹅各二百只，风鸡、鸭、鹅二百只，野鸡、兔子各二百对，熊掌二十对，鹿筋二十斤，海参五十斤，鹿舌五十条，牛舌五十条，蛏干二十斤，榛、松、桃、杏穰各二口袋，大对虾五十对，干虾二百斤，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、中等二千斤，柴炭三万斤，御田胭脂米二石，碧糯五十斛，白糯五十斛，粉粳五十斛，杂色粱谷各五十斛，下用常米一千石，各色干菜一车……”

鲟鳇鱼大，故只两条；猪分好几种，暹猪相传出自泰国，龙猪有长毛，汤猪不剥皮；银霜炭又叫银骨碳，一种无烟耐烧的优质炭，新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有细细拍过丫鬟给小姐夫人们提脚炉并放置，炉内烧的不知是否这高级货。

欢腾喜悦守岁夜

腊月二十九为小除，大年三十为大除，唐代《岁华纪丽》亦称“大尽小尽”。

这一日，贾府全员先国后家。“贾母等有诰封者，皆按品级着朝服，先坐八人大轿，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”。宫里行礼领宴回来，于宁国府暖阁下轿，因贾氏宗祠设在宁府。

“贾府人分昭穆排班立定，先行礼，后传菜，每一道菜传至仪门，由贾家子弟接了，一层层递给长房长孙贾蓉……再由他传至其妻，再一层层直传至供桌前，方传于王夫人。王夫人传于贾母，贾母方捧放在桌上。”邢夫人是贾府大太太，同贾母一起供放。供品上齐后，“俟贾母拈香下拜，众人方一齐跪下”，礼仪规矩，分文不乱。

祭祖仪式完毕后，“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，亦是锦裀绣屏，焕然一新。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、百合草。”焚香，大概是由“守岁烛”演变而来。唐时亦有此风，隋朝焚沉香，焰起数丈，香闻十里，更见奢靡。《帝京景物略》说“夜以松柏枝杂柴燎院中，日烧松盆，娅岁也”。他们相信火暖热长为吉祥之兆。可见贾府亦有此俗。

后“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。两府男妇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，散押岁钱、荷包、金银锞，摆上合欢宴来。”

如今的压/押岁钱，广东那边也叫“派利是”，不独长辈给小辈，平辈、同事之间亦不拘。压岁又叫“压祟”，去殃除凶，古时并不作货币流通，铸成钱币状以辟邪。

“以彩绳穿钱，编作龙形，置于床脚，谓之压岁钱；尊长之赐小儿者，亦谓压岁钱。”《燕京岁时记》的记载同《红楼梦》里的描述相似。元春省亲，曾赐紫金“笔锭如意”锞十锭，“吉庆有鱼”银锞十锭。这里“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锞子，有梅花式的、海棠式的、笔锭如意的、八宝联春的……”光听名字，已觉富贵风流已极。

合家欢聚的合欢宴便是荣府的年夜饭了，男东女西归坐后，“献屠苏酒、合欢汤、吉祥果、如意糕”。

屠苏是一种“房屋”，顾名思义，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，就叫“屠苏酒”，因在春节时饮用，又名“岁酒”。除夕饮此酒，有益气温阳、祛风散寒、避疫除疠之效。与别的喝酒习俗不同的是，屠苏酒是年长者最后才饮，苏轼的“不辞最后饮屠苏”、苏辙的“年年最后饮屠苏”，说的便是这。

合欢汤必用合欢花所制，合欢捐愁；前诗社时，宝玉就曾为黛玉烫上一壶热热的合欢花浸的酒。吉祥果以水果、蜜饯为主，面食为副，雕刻吉利花纹等制成；如意糕，形似如意，色泽洁白光亮，以糯米粉，加芝麻制成的北方糕点。

大年初一又是元春生日，“贾母等又按品大妆，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，兼祝元春千秋”，领宴回来，“又至宁府祭过列祖，方回来受礼毕”。

贾府的王夫人与凤姐则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，厅上院内皆是戏酒，亲友络绎不绝，书里说他们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。

“上下人等，皆打扮的花团锦簇，一夜人声嘈杂，语笑喧阗。”这年，贾府过得一个好年。

富贵风流闹元宵

元宵又是个“年事”中的大日子。

《红楼梦》里人诸如“宝玉、宝琴、钗、玉等姊妹赶围棋抹牌作戏”；“春喜上眉梢”，以梅通眉，来一段应时应景的击鼓传梅；贾母、凤姐说了回应景的笑话儿，大伙谐谑取乐；说书、听曲、看戏更不可少，戏至高潮处，赏钱散银，“毡上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，用大红彩绳串着，每二人搭一张，共三张……一并将钱都打开，将彩绳抽去，散堆在桌上”，贾母一声“赏”，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响，热闹不尽。

外班戏听腻了，内班上，命小戏子打一回“莲花落”，用竹板打节拍，落莲花一类句子做衬腔或尾声的曲艺，“撒了满台钱，命那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”；演文豹的戏子唱《西楼·楼会》，特别会做人：“你赌气去了，恰好今日正月十五，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，待我骑了这马，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。”

说得贾母很是高兴，命三个媳妇下去撒钱，高声的喊，“老祖宗、姨太太、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”，撮了一簸箩的铜钱赏。

时至元宵，众人不可避免的围吃一顿元宵，象征团圆。放完烟花炮仗，冬日夜长，贾母又有些饿了。凤姐在旁伺候，连忙说有有预备好的鸭子肉粥；老祖宗觉着油腻，凤姐又说还有枣儿熬的粳米粥，贾母嫌甜，凤姐又忙道：“还有杏仁茶，只怕也甜。”好一个凤姐，当真是贾府好管家，问什么都能当即答上，得有多少七窍玲珑心才能周全这许多。

乌进孝敬上的年货中光“米”就有“御田胭脂米二石，碧糯五十斛，白糯五十斛，粉粳五十斛，杂色粱谷各五十斛，下用常米一千石”。十升一斗，五斗一斛，两斛一石。就数量上看，御田胭脂米乃稀罕物。刘姥姥打秋风，鸳鸯按着老祖宗吩咐，给她“两斗御田粳米”，并叮嘱“熬粥是最难得的”。可见此处，老祖宗嫌甜腻的“枣儿熬的粳米粥”，应不是普通粳米，是胭脂米吧。

元妃省亲的富丽，常令人忘却省亲那日亦正是元宵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，一元复始，大地回春，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。那一年，“贾府领了恩旨，益发昼夜不闲，年也不曾好生过的。”

元宵又称灯节，赏月观灯是旧俗，宋欧阳修有名诗，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”，“明代自初八点灯，一直到正月十七夜里才落灯”。

曹公笔下的元宵夜灯，更是一绝。“清流一带，势若游龙，两边石栏上，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，点的如银光雪浪；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，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，粘于枝上的，每一株悬灯数盏；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，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的。诸灯上下争辉，真系玻璃世界，珠宝乾坤。”这是水上灯，还有院内，“各色花灯烟灼，皆系纱绫扎成，精致非常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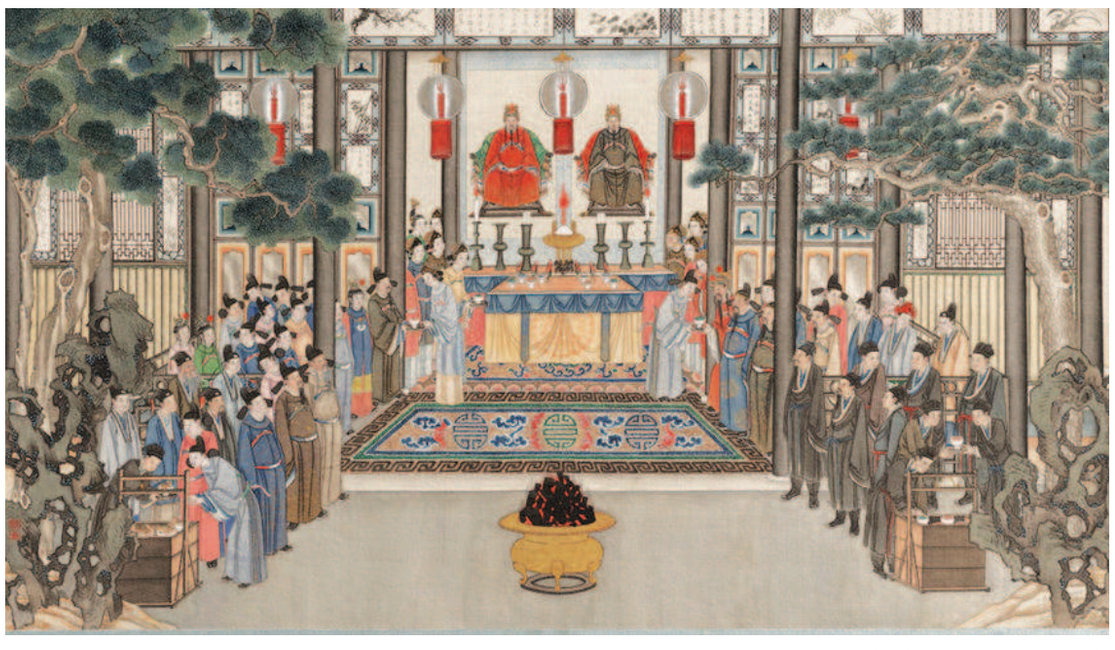
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细乐声喧，真是太平景象，富贵风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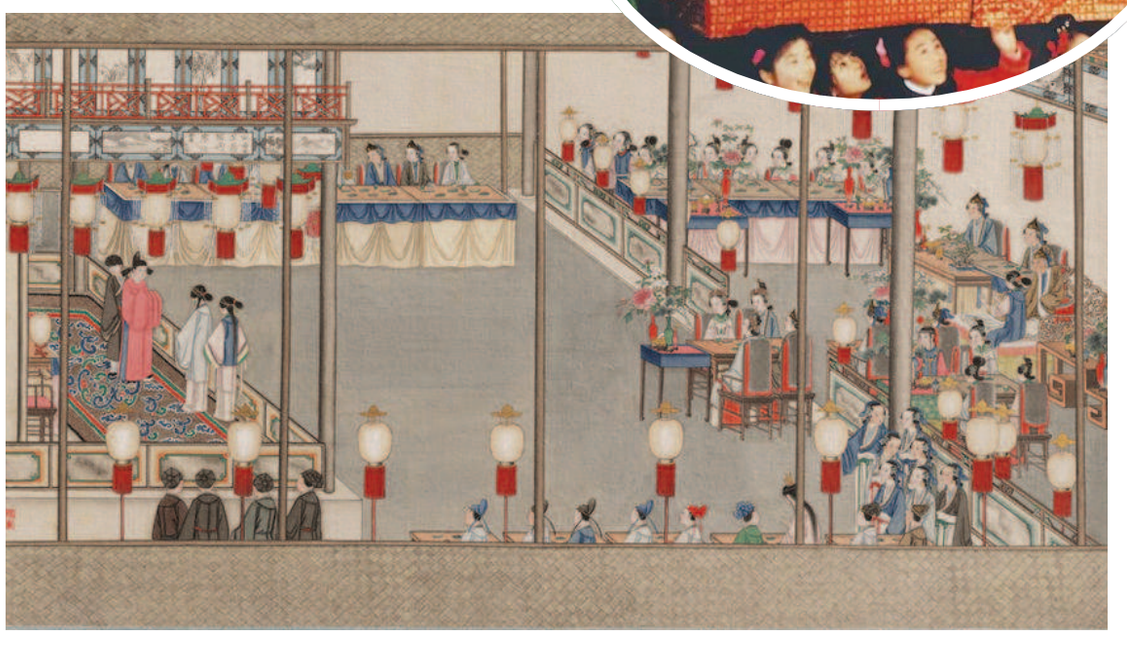
元宵过完，阖府上下收拾了几日，才停当，贾珍来请宝玉过去看戏、放花灯。可见贾府的“过年”，照例很长。

东府里上演的是《丁郎认父》《黄伯央大摆阴魂阵》，更有《孙行者大闹天宫》《姜子牙斩将封神》等类的戏文。宁国府的“俗闹”对应荣国府的“清高”，《八义》闹得贾母头疼，便叫芳官唱《寻梦》，“只提琴至管箫合，笙笛一概不用”，又叫葵官唱《惠明下书》，吩咐不用抹脸。“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个疏异罢了。”端的是上流品位。

贾府这漫长的“过年”，真叫一个会过年。

▶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过年的场景



▲孙温绘《红楼梦》中除夕祭宗祠的场景

▼孙温绘《红楼梦》中元宵开夜宴的场景